

和 尚 舍

薛 汕 著

三聯書店贈



潮州文藝叢書

1949



潮州文藝叢書

和 尙 舍

薛 汕

香 港

潮州圖書館公司

1 9 4 9



3 2173 7750 0

本書原題：
病痛

自序

因為有出版這一本書的機會，便把四年前寫的拿出來炒一次冷飯，雖然有些問題原則上已解決了，但在創作實踐時該是怎麼樣呢？至現在還沒有什麼印證，則我只好抱着不問收穫的心情，來摸索這條路是否行得通了。

我所說的四年前，是我到重慶不久的時候，那時「方言文藝」四個字沒有在腦子里存在，只是老覺得：南人寫自話文式的小說，在語言上實在不能自如的駕御，而且處處有表現得不深切之感，乃出於一時的興趣，便選擇一個潮州故事粗枝大葉的寫下來，題「病症」，在行文上，爲使非潮州人看得懂，便用自話文，對話則用潮州腔，不能爲非潮州人所懂的字義，於篇末附加註解，以這篇而論，便註至八十個左右，寫好後，曾送到一個文藝刊物，但編者沒有刊出的勇氣，主要的是地域性太重，讀者理解不來，甚至說：「敘述太多，缺乏形象」，因爲既如此，我便把它擱下，以後沒有再使用潮州方言寫東西了，這倒不是爲了他的話是百分之百正確，而是生活變動，特別是到上海後，有更多的事該做，暫時把它冷淡一下，雖然後來有一個刊物，終於把它刊出了。這其中，不少人在高談闊論人民文藝，却不重視地方方言運用的問題，也沒有想到怎樣培植地方文藝作品的問題，自然不會觸及這類旁雜的野草了；這其中，我只得到了一個寫過多量

的小說，曾經被人喊趕快吊死的人的信，以為寫得很有意思，是一條路，但是隨後，我並沒有更深一層去探求這條路，聽到的這一聲音，只是用以自我的鼓勵罷了。

去年到了香港，方言文藝的提倡如火如茶，連以前曾說「地域性太重……」等理由的朋友在內，也都贊同了，而且「形象至上論」也不是絕對了，民間形式的習用，敘述的表現法，也不是「大逆不道」，使我有進一步學習的機會，覺得既然是，潮州方言文藝，提倡它，建立它，就不是空中樓閣的東西，而是客觀的需要，非有催生的力量不可。

一年了，在意見的交換上是不少了，但是表現潮州題材，或用潮州方言來從事文藝創作的，畢竟不多，有些人因準備做全國性文人，對此沒有興趣，有些人恐怕承認到潮州二個字——就是一種侮辱一樣，在香港，提到潮州人就連想到潮州苦力，騎樓下的流浪者，（我想不出他們在人格上有什麼低下的地方。）因為這樣就降低作者身份，怕文

藝與潮州相連而辱沒了才華，有些人生活忙得喘不過氣來，潮州方言文藝，究竟是餘事……在這種情形下，只有一些潮州方言的詩歌出現外，其餘的各種文藝樣式，還沒有人寫過，這不能不說是努力得不够的現象，將使運動變成一個空頭的了。

這或許是我的不甘寂寞的緣故，我再試試看，私下里想着，要是對世道人心沒有甚麼好處，希望我寫的趕快消滅。這是一個事實：對於使用潮州腔，潮州的語言，我非常不熟識，主要的是十餘歲離開家鄉，二十來年中，幾乎與這些絕緣，縱說出來的，也是「知識份子的潮州語言」，距離潮州人民的語言相當遠，現在所以還有着勇氣的，是先抱着失敗的準備，作為一種學習！假如由於我的失敗，從而有更結實的作品出現，那我就無上的「如願以償」了。

花了差不多一星期的工夫，終於把它修改好了，題目為接近潮州語言，改為「和尙舍」，行文暫採用白話文體為主，能够想到，運用到方言的，我是盡量的應用，至於對

話，則完全是方言，這樣的方法是不是得當，那是需要多方面的意見來綜合一下的，在方言的文字紀錄上，盡可能背義同一，不得已始只有音而無義，一些在習慣上錯用的文字，如「厝」應作「處」等，在這兒完全改過來，在字義的紀錄，以翁子光先生著的「潮汕方言」一書為根據的地方很多，但有些該書雖斷定是其義，我則認為勉強，便用比較通俗易懂的了，如「頭發熱」不用「蒸」而用「燒」是，至於用得對不對呢？那是有待各方的教正了。

這一小說的題材是舊了一些，抗戰這一命題與此時是有極大的距離的，如果求得原諒的話，那就必須說明這是抗戰時間寫的，希望讀者以那一時間來看里面的事件與人物，我知道的太不夠了，如果一樣可以求得原諒的話，這是初次習作，希望在各方的督促下，能有所進步。如果時間與出版允許的話，我是願意寫一些扣緊着當前現實的小說。

時代在急劇地變化，舊的正在哀鳴以至滅亡，新的力量空前的壯大，搖筆桿的人，對於這千變萬換的滔天巨浪，顯得那麼微小而落後，至少我是如此，特別是在香港，不接觸國內的社會面，鬥爭面，談潮州方言文藝而離開鄉土，無論如何是不密切的，這種追不上的感覺，願意憑自己的努力，在各方的鞭策下，將有改變自己的現狀，與上面的要求吻合的一天。

北望雲天，向家鄉招喚，我呈上這微塵不及的東西，作為向「我們的隊伍來了」，以及在鄉不屈的志士們致敬的言詞。
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於香港半山。

薛
汕

和尚舍

韓江的大水洪澎湃地流過去，斜對面的涸溪塔，倒影在日光下輝耀燦爛，鏖動着，江鎮中有一陣陣「噓噓噓噓，噓噓噓噓」的敲鑼打鼓聲，遠遠地响着，親像在突破許間的寂寂靜。

和尚舍端午節前忙死了，如買魚買肉買銀錠，此在好了，在拜好祖公後，就把豬肉

戳開，魚再煮燒，當物配透着高粱酒食着，把什也煩惱都丟掉了。

和尚舍不會食酒，只要嚥上一二嘴，就會把面色紅到親像燈籠，醉眼朦朧起來，心內卜呀卜地跳，迷迷糊糊了。

這時，他將雙目射到江鎮中，也是毫無目標，連在競爭搶先漂着的龍船，他也看不清楚，而湘子橋是怎呢一個樣像，也漫不經心，不在意了，只覺得自己的心肝頭有塊物件緊壓住，非掙開不可呢。這掙開，也就是他的老習慣，張開嘴，搖着頭亮的方法來發洩，來唱：

春天蛤蚪叫嘍鳴，

夏天蓮花開必包，

秋天梧桐落齊悠，

冬天北風乒乓暴！

這四句唱完以後，必然要來一個猛猛的複鳴，「叫喚唱，開必包，落齊悠，乒乓暴；叫喚鳴，開必包，落齊悠……」，直至唱不清楚字音爲止。……過了一陣，就自自在在地，改唱「黃金龍」的曲調：

黃金龍，

命中……不幸……

悽慘重重。

當他不知是快樂抑是艱苦的時候，他的老婆和尚舍娘，總是沖好了甜茶，擲上前給

他食，並且輕聲緩語地哩：

『勿散唱呀，處邊頭尾……人又要叫你肯和尙啦！』

他不理這些話，一方面是心中喜喜興興，一方面也實在是神志昏迷，這才害得和尚娘要叫第二個走仔阿桃守在他身邊，惟恐他死的竹臥椅是近在樓前，臨着江，雖有欄杆隔着，因為老朽，若有一差二錯，一起掉下去就不是玩笑的了。

直到他的酒氣消退，精神鎮定了，似乎這才是他所負荷的一家人，生活好絕的時候；他開始叫着阿桃，又叫着最小的逗仔烏凝弟，到身邊來，把巴旦了不知多少遍的舊事，喃喃地咀着：

『我十三歲當使仔，六十歲死父，……阿公送驛在客頂分人家剖死個，連頭亮都尋唔着，我三十歲娶親，這點點仔個生理，兼是受氣受難起家！四叔許一房日日罵人，而俺嘛，這點點仔生理又火燒，又水冲，又倒賬舖……』

作爲兒女的阿桃和烏凝弟，對於這些話是無趣味的，但不好躲開，只得恁和尚舍囉囉囑囑胆下去：

「……此在又怎呢能過日？好得你大姊嫁人，你哥哥娶嫂嫂在外邊做事……」

哥嫂在阿桃與烏凝弟的心內，曾留下絕世趣味的故事，可是對於大姊，隨着和尚舍的性子在轉移，有時也不覺得怎呢有生色，因爲她時常返來，帶返來的是目烏目苦，有時還流着目汁呢，從不帶什也好吃的物食來的。

這時候，和尚舍娘把黃冽冽的涼粉糰割好了，用盤仔盛着挈上來，又倒出自糖，作爲溫着吃的，當阿桃和烏凝弟一起圍着，挈起筷子挾着吃的時候，和尚舍就雙目金金地，目仁不轉動往阿桃一盯：

「你食二三塊好了，看你個衰樣，親像大姊，貪心嚼舌，勿食過多，分弟兄……」

這口氣，打開了阿桃的心門：她總要被看輕，遭遇着不平待的遇，想來想去，完全

是自己生做婆娘仔的緣故呵！於是，她只好自量地垂着眼皮走開，單獨找母親去了，遇到這些委屈，和尚舍娘總是暗暗靜靜給阿桃補食加一點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遠遠地聽見沉重的聲响，和尚舍用雙目望着對岸橋頭鄉，涸溪鄉一帶，並沒有什乜顫動，而且許個土黃帶綠的山，密密的竹叢，刺蒼蒼的松柏樹，和夾紅的楓樹，蒼鬱地擁塞着，而且，仔細望去，那半山腰的法國教堂，白白地擺在許塊不動，點綴得好。

砰！……砰！……砰！……！

也許是人家拜祖公以後放鞭炮吧？和尚舍這生想，同時就往江上望了又望，漂龍船的不見了；但靠在洲子橋邊的船家，正點着香，燒着銀錠，東一堆西一處的糾合着撐船的在食酒，遠遠的望得見很多人是自如地在談笑着，猜拳划酒揮動着手勢。……

從遙遠的天鎮中，漸漸地的傳播來一種金屬器的震動聲，使空間起着迴响，緩緩地

沉重，這說明飛機已掠進來了，而槍聲，乒！乒！砰！乒！轟！……已聽得非常清楚了，密密麻麻地，越來越近，越開越响，……

這時的和尙舍，摸不清究竟是什麼事，只聽見隔壁的豬肉舖財主，伸過一個頭來，對和尙舍望着有點疑異地問：

『籃飯伯，是中國機，抑是日本仔個？我看是俺中國機炸南澳返來……』

和尙舍一無所知，當然不清楚梅溪已經出事了，保安五團一個營敗退庵埠，鼉井大隊已經沿堤項雲來，飛機是來助威……自無法答復，只能隨口的憑一己心想應着：

『親像是……親像是……俺中國機吧？……』

直到飛機在不遠的地方，轟隆一响，轟！……一望過去，有着烏烟捲着火舌升起，和尙舍才有了一點異感，飛機已經在放屎了，炸彈實在震人，加上和尙舍娘從樓下匆匆忙忙爬上來，嚇到大舌捲的胆：

『驚謂是日本仔呀……街上個個拚命跑，聽咁鄉下有機關槍聲……舖門兼關緊緊啲……』

一時不記得怎呢安排自己，果真是日本仔來了，那只好……咁後，就拉着阿桃，跑在老爺神位面前，踉蹌抖合着目，不去聽外邊槍聲，唸着：

『祖公保智呵，老爺神明保賀呵，俺合家平平安安，順順過……』

和尚舍把樓前的窻門關磨，也不躲避，他向來聽見警報是不走開的，死嗎也要守住舖內財物，他牽着烏凝弟的手，攬緊在他心肝頭，頭腦重重的，卜卜在跳，昏昏地壓着，過了一陣，又有點煩惱起來：十多年來，北軍來這塊，沒有什乜，洪兆麟來這塊，沒有什乜，南征紅軍來這塊，對他這個人，也沒有什乜，如果這一次，日本仔真的來了，不知怎麼樣啦？……家內有他的大逗仔的書冊，而且大逗仔在外邊「愛國」的，這一家人的生活……。

聽到外邊口音在街上叫喊，槍托頓着路基的鋼鐵聲，很多腳步響踉蹌着，顛蹶着走，這使和尚含有了一個明白的計想：向來撤退的軍隊兼是往這邊走的，那麼，這一次，也不會例外，想來黃哲明的自衛團隊打輸了。

爲不知怎呢物才好的心事所鎮塞，所窒塞，和尚舍全家人沒有食飯，也不記得食飯了，只好讓落日的餘暉，從窻門縫，木板縫中漏了入來，漸漸地黃下去，暗下去，最後，舖內許多紅紅綠綠的鑲飯，花籃，春燈，谷撻……堆着的，吊着的，所有的光彩被吸收了，親像是故意來鯨吞落去，使和尚舍又不知道，這是第幾次的行着莫運呵！……

日欲暗，被夜昏的黑舌舔着了。

舖外邊有人在拍門，急焦焦地，而且叫着：

「阿姆……阿姆……」

「是紅茶麼？」和尚舍聽得出這聲音，「伊返來做乜事？伊許塊……」

和尚舍娘攆開阿桃，單個人落樓去，由於大走仔的返來，和尚舍又進一步的曉得：她的夫家住北門縣政府後邊，許埭有大城隍廟，又有祠堂，李處祠，廖處祠，黃處祠：是常常企起軍隊的，也不論那一方面的，每當軍隊交替的時候，隣近的老百姓一定要預逃，免得來後有不明不白，抑或莫的事情出現，這些年來，這生做着，可以但是民家的「法律」了，一直要到市面安定，斷定沒有危險的時候才好返去家內，……

可是，由於大走仔紅茶的返來了，和尚舍又擺一個難苦的問題在心中，他攆去走仔的担子，總攆不了，她返來以後，她的食飯問題，一日三餐，一月九十餐……會使他爲難，這真是又嘔氣，使人吐血的年頭……

他們被黑暗的布幕遮蓋着了。

和尚舍年紀細細的時候，父親就死去了，母親就覺得這是前世的孽債，於是連忙到開元寺向大佛跪幾個響頭，要寺里記他的名，收他做小弟子，許油補德，所以名字就喊做和尚，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，母親照例爲他到寺里添油，虔心食齋，可是就因爲這一點，人們總愛帶罵帶譏笑的叫着：

和尚和尚，

無娘娶新娘，

和尚和尚，

無錢嫁新娘。

他自然很生氣，回罵幾聲「庸你母」外，一切就只有忍住，直到人大了，遇到不能解決的事，就跑到四叔面前求他相扶，但往往是得不到好的設法，反受到一頓指摘：

「和尚，我看你尙神尙禪，就是到五十歲也娶唔着娘，還敢來我面前擺擺槽？我看在你父個面上……」

這惡毒而難堪的罵語，他是氣到撞撞潮的，不過侄子對叔父究竟是下輩，他只好嚥

吞着到肚內去，而心想：四叔雖然是考着秀才，門口的燈籠聽人家說還要掛着「明經進士」的牌頭，但挑剔下輩，是惹刻薄！自己的父親雖不好死，這個活屍也不見得好死，他要掙扎，他要站起來……

他克勤克儉的在痛苦的海中沉着，學會做花籃、簪篦等手藝，由自手幹到開張了一間鋪仔，三十歲許年，他有能力娶親了，有意去請四叔來主婚，但這一回，仍免不了被罵：

「我看你是忘恩負義個衰仔！發達了抑曾記起你四叔？井水唔犯河水，犯唔着來我面前拜神，出，出，二山相疊出去！……」

此後，同族之中，還始終不承認他的老婆爲和尙舍娘，甚至被咒罵勸羞恥的尼姑！和尙配尼姑，正是相合，這侮辱使他把反抗的力量寄託在下一代，如果有了逗仔，就該使逗仔掙氣些，出個頭，爲什麼他要就受氣呵？完全是識字太少的緣故，而四叔能够威風凜凜罵人，不外是有了文階，明了理。

當和尚舍娘有孕的時候，他歡喜到不知怎呢好，但紅茶出世了，是一個女的！他失望得對這幼細的命仔也罵起來：

『厝你母！婆娘仔有乜用！還唔是別人貨！』

主要的理由是：爲什麼沒有一個男的來繼承他的願望？直到第二胎阿庚出世了，他才安慰了些，以後接着又有阿桃、烏凝弟都出生了，仍不能改變他的思想！只有男的才會起家。於是總要數唸出：

『分你婆人看做無仔個和尚，也有阿庚甲烏凝弟啲！你做秀才個，三妻四妾，却流唔出一個餅！紅茶阿桃我唔奇香，你要都無呵，還是把別人泄看做活寶！』

原來四叔膝下無兒，迫得收了一個養子，但在和尚舍眼中看來，爲人作積惡，必無好後嗣……抱了這點看重逗仔的用心，當阿庚將逃去北平浪跡，——許時阿庚在中學讀書滾風潮，被當局通緝了，和尚舍就親自暗靜湊到汕頭落船，一五一十的交替着：

『你出去吧！四叔我唔理伊！你有辦法個已想吧，真個無法可想，俺家情你是會曉個，我要拆舖來扶你！……』接着：『阿公害我一生分人受氣，我要使你識字唔受氣，你要在外邊謀爲一官半職，秘書官長，來扶助家情，我就……』

這希望在和尙舍的腦底是清真意切的，而且看做逗仔大了，能到外邊去謀爲，全是他主意出得對的緣故，但這也使和尙舍娘有時開嘴堵着的胆：

『姿娘仔也是人，積怒做乜事！紅茶唔是你聽了四親二戚個話：乜個姿娘人在外邊學莫了，乜個讀書有乜用，乜個交接人要出事，分人笑話……把伊從學堂拖出來，好了，好了，你看，伊此在怎呢過日？嫁個大舌翁，唔出息個担眉婿，都是你驚謂無人要，害了伊一世人！』

這些話總碰着和尙舍的肚內火，燒着起來，生氣得目土土的對着和尙舍娘相罵，他是不管和尙舍娘許簇真話的：

「姿娘人總歸是姿娘人，我也唔想食走仔個豬腳，煩惱伊去全家死絕！」

這一罵法，往往使和尚舍娘有冤無處訴，哭了，爲她親生的走仔哭，爲姿娘人的慘處哭，因爲她想起個己，一生平平樣樣是受積怒……

和尚舍的嘴頭硬，其實，他的心腸不是很惡毒，只是咀氣話罷了，遇到大走仔真的無飯食的時候，他又會咀着一些惜曙的話：

『紅茶命苦呀，要是伊能牽趕俺個生理，牽趕阿庚立功名，就是大富翁，我也飼會起呀！』

事實往往和理想的相反，和尚舍的財源高潮已經過去，生理一日一日的跌，不單兜仔少，收支拮据，且一家五六個嘴，就是食都要把生理，許點仔本錢食完了。

而年齡對於和尚舍也有着威脅，人近五十歲了，夜暗頭編籃飯，就惹來一身酸痛，更不能親像年青的時候，到處求貸，到處奔走，而一點也不艱苦，最使他悶悶不樂的：

阿庚是萬萬不會來繼承他這行業了，而烏凝弟呢？年紀細細，他上有老母，下有妻兒，生命力又不強，也許到死的許一天，像他父親一樣沒有頭……惹了很多人的議論，要是他沒有棺材收斂，無非給四叔的看法不幸坦着，一生不出息。……

他巴望着阿庚能解救他生命的疑團，能解救一家的命運，他的希求是高高，但，事實呢？……

他的舖開在城的東邊，靠近河濱，在所有許多賣竹器，花籃舖中，該有第二三流的資格，生理雖小，却因地點好，對市，當人們從城內出東門，或者由瀝子橋許邊的各鄉里到來這條河濱的時候，這間舖是第一家，縱有所購買，也就將近成交了，況且隔壁的豬肉舖，財主是一個好呔話，烏鳥叫的人，自從他的大猪牯撞塌過和尚舍的舖樓以後，沒有要他作什乜賠償，因此之故，終愛在兜仔面前呔和尙舍一些好話，什乜價錢平，爲人公道之類，鄉間娶親做生日要購買花籃的人，誰都會相引的指顧着這間舖呔：

「籃飯伯公平，俺上回個花湖就是在伊塊買，平人大半……」

和尚舍在這地方是從二十幾歲起一直做了二十餘年，他的名字是很叫鳥的，傳到一些有關的鄉里去了，只可惜……

因爲在他許間鋪對面就是東門。

三

四叔是一個補秀才，也可以咀是族中的老大，論輩序，他大，論資格，他也大，何況民國以後，他一直就在汕頭當商會秘書，這是他步步高昇的根據，在世面，一切他都很朝市，妻子娶了數個，却始終飭生仔，他的「江山」無人接火，即使有了螟蛉仔，還是滿骨頭不能順氣。

於是，作爲侄子的和尚舍，罵是被罵夠了，但這個老實人，也就少來混他，而且討「尼姑」的時候，這件事有點半顰不顰……當阿庚長大了，阿庚不好好讀書，鬧打不平，看不過目就要毆，學校吞錢就起來拚大頭，弄到當局下令逮捕，咀這個不安份，四叔就惡到歹地作第一步的結論：

「狗嘴怎呢有象牙！伊阿父唔積德，死在路邊無人埋，做仔孫個還會發達？和尚，看到伊實在也可憐，肖到慇了。」

但當阿庚沒有被捕，反向北方遠逸，四叔仍要咀：

「愈肖愈慇，愈肖愈慇，我看將來底人來收你這副老佛骨！和尚菴里個啼雞，一世完還裝腔？」

不過，這罵聲反照出他自己的養子，常年用于萬元，品行又不見得上方，不覺就有些不自在，妬忌了。

最使四叔不舒服的是，在不久間，便傳說着阿庚上進了，什也在申報上登載經世的文章，什也將到南京……；總之，到南京何事？當是高陞的多，四叔雖不得詳知，猜想却非常會，個已以為很靈，胆唔定做了官呢，於是更妬忌了。如此一來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他大做文章，在地方報紙上，大登脫離不肖侄子和尙啓事，而且就在和尙舍的舖間前邊，就在許熱鬧的東門邊一個小地方，也居然新張開起一家竹筴、簋飯舖來，由宗族內另一房的人來主持，許一個人可是和尙舍的同輩兄弟呢！……

脫離叔侄關係的啓事，對於和尙舍的影響很小，因為和尙舍的一舉一動就等於一條否認的啓事，底人不知道他不嫖不賭？甚至捐什也欸，從來樞客到親像在割他的肉，有人比他做柴頭戲，塗翁仔，或直直叫他做作注注佛，乜個唔顛動，加加減減是有緣由的啊！不一定有求必應的。但是，新開在東門角的舖間，打擊却很大，所有的兜仔，却被關去了，使得和尙舍在招呼兜仔的時候，比以前無氣得多了，但他仍是用幾十年叫沙了

的喉嚨喊着：

「喂喂，食烟，要買乜個？食飽飯買包，要……算平一吓呀！……」

但兜仔能來的很少，只讓舖門前挑担子的呼喘聲飄着而去，……這些苦力，他們是從湘子橋邊的客船落貨，然後成担成担的往城裏送，什乜瓷器呀，豆米呀，肥料呀，……永遠是川流不息的，而客家人的嗎嚨語音，也不斷地飄揚着，與一切的聲響哄哄地聯成一片。

可是東門口四叔撐腰的舖間倒很鬧熱，和尚舍心內寒了，他這生下去，怎呢物？兜子被搶去了，家內食什乜個？……他的心性來得更加煩悶，可是這不能解救他自己，有些時候心一急，就更加暴躁，對着和尚舍娘，只有掣她出氣，擺一擺臉色：

「四叔要我個命！俺家人……我只有阿庚，阿庚怎呢不出頭呵！」當他瞥見阿桃一眼時，「你婆婆娘人有乜用！去，去，食掉老米！……」

哩時，眼眶內的臟孔一訂，往往使阿桃不敢正面看，這表明和尚舍的生氣，他的威力使兒女們退縮和戰慄的，使得和尚舍娘終必出來擋護：

『你這個寬，怎呢向走仔發！紅茶唔是你積怒過？阿桃吶，伊會繡自紗，裨補家用，又好是去罵伊！』

這只有使和尚舍語塞，而用不通竅的話阻撓着：

『我個寬，我個寬！一生世人總是這生，我要死了！』

四叔許間舖的族人，時常投過驕傲的嬉笑和興旺的狂語，使和尚舍於奚落中，帶着無言的悽慘，在奪着人間冷冷的，涼涼的，一點一滴的目汁，……而惟一的方法，只有寫信陳訴給阿庚知道，然而阿庚又是許生無力啊！前程渺茫地不能給他以滿意的答復。

一年一度的春天來了，湘子橋上的青菓季又是降臨了，鄉里人收穫的弓蕉，金黃色的的一吊一吊從舖門口經過；紅得親像血花般的楊梅，正一筐一筐的從舖門口經過，許簇

自得親像珍珠的燕米仁，剝開着外瓣，一簍一簍的從舖門口經過；許簇嫩綠得親像奶頭的青竹梅，使人一想起就會流涎的，成担成担的從門口經過，白天，貓頭鷹早已不再像以前一樣放肆了，下水門城頂的榕樹枝上，也不再有了哀叫，只有烏豆鳥店在僻處，一聲聲地在叫着「弟……弟，弟弟弟……」，但是似乎不能勾起人們什麼悲哀，人們對於弟弟愛哥哥，以至變成鳥的故事，仍然不會引起記憶，也似乎是熟聽無睹。

親像篩細紛的雨微仔細着，和尚舍看着人們，看着東門樓，正在被添着濕漉漉的霧層……

許簇有錢的人家，正忙着替親家親姆送青菓，爲走仔炒蠔羹，或豆生麵做點心，過着這父母愛護女兒的禮節，但是和尚舍呢，以前是送過一些給紅茶的，此後是老走仔，加上對方也窮，家當一天天不如，已經是停止了。

過不到幾天，上流的水親像海潮的湧來，湘子橋的梭船拭早放流了，接着，凡是城

外的街道，都被大水濺泛着，東門，下水門，關起水閘來，所有的店舖變成澤國中不動的船，一家家地把貨物移到樓上，當水浪的四叔許一間舖，自然也淹沒了一半，和尚舍的，經過七手八腳的搬動，物品昇上樓來，任樓下滿溢着江水，閩家只好侷促着在樓上做工課了，從眠起到夜昏，江水在嗚鳴地啼哭，如在訴說人間的不平欠溫熱呢，當江水是一陣又一陣地在漲起時，又好似在咆哮在暴叫滾着了。

和尚舍娘仍然到外面去做舊衣的買賣，烏癡弟原本也該出去，惟和尚舍恐怕他在走過人家的舖時，一不小心跌到水里去，所以被禁在家內，就在這稍閒的時候，打開了臨江的窻樓門，對岸橋頭鄉也浸在水中，單單有些小船，正在載些水菓奔向城牆這邊來，直到聽見不知從什也地方吹來既緩又低的哭聲，大概是女人在嚶嚶的抽噎吧？又多少使和尚舍省悟什也的，他的母親正擁着烏癡弟在懷裏，使他不能不感喟了。

「今日抑是清明節？……」他獨自唸着：「我父個風水無能修，要立塊碑也無能為

做到……」

江鎮中，獨有由上流飄下來杉排，撐着牠的人，一個一個裸着全身，用竹篙在控制着，順着流，用客家音喊着：

喂，……妹子唷……

四

和尚舍娘總是勸解和尚舍離開這城裏好，却遭着他面烏面廋的搪塞：

「怎呢去？怎呢走？你呸我聽，俺大細走了，阿媽留在這塊怎呢物？……」

於是和尚舍娘進一步的咀：

「阿庚臨走吩咐咱，還留落一簇錢，咱日本仔來到就到客頂去！」更輕聲些，「日

日仔來啦，還唔知是生是死，怎呢好勿走？」

「走，走，」和尚舍無心機，用不願再咀下去的氣色執拗着：「有錢有勢個無走，俺要走做乜事？你看四叔現時都無走，俺走怎呢？到客頂，客話又唔曉，要去餓死！」

這一比方，這一坦法，使和尚舍娘無有再咀下去的餘地，而且，即使因阿庚在外面有什乜，他許幾箱書藉，他的學生裝，許多惹禍的根源，都燒去了，還有什乜使日本仔穿穿撓撓的？而且日本仔不要百姓，搶地方又有什乜用？他的話有根有據，不想離開這地方是定着了。

不過，和尚舍激心的，倒是此後阿庚怎呢寄錢來呀？而紅茶母子店到這裏來，可不是也要食飯？這如何度過日子？……這一大堆的難題使他腦筋痛到癢了。

紅茶是贊成逃難到阿庚許塊去的，她想藉此呼吸一下清潔的空氣，不料她父親所分她的，依原是一陣不分青紅皂白的咒叱：

「婆娘人曉乜個？有能爲也免用返外家來！你個八字，到底塊就衰底塊，你也連累俺家衰了，免用你來烤曬逼舌！」

和尚舍對待走仔是一肚火氣，有時明知這個毛不好，仍會一句話插死人，他覺得有了一簇婆娘人，才連累了他，被罵的紅茶，只有用馴服的臉色，望望她父親許個有角的目眶，許無乜顫動的目騰仁，從這神氣，從這目騰仁內，已照出她的命運，她的不幸，而她確實是連累着不少的人。

這是過了十外日以後的事，東門城上，一點無假的掛上紅膏藥的日章旗了，中國軍隊，除了不時在西門外楓溪、東津鄉一帶，响着稀疏的槍聲以外，再也不見有着更劇烈的接觸，從和尚舍的窻樓望過去，對準着湘子橋頭鎮坐着的許座筆架山，中間的峯頂從遙遠的地方望去，是有着戴風帽的兵士，一來一往的踱着，刺刀有時被日光一照，就會閃着粲人目的銀光。

這個新的「主人」來管理城，使人心惶惶恐恐地，但人們必須過活，好比窮守在窩底的螞蟻，終必須試探着，睨着然後出來奔走，覓食。

當和尚舍親像久蟄伏的冬虫，初次開舖門來覓睨外邊情形的時候，他第一道眼光就落到東門口，許間四叔開的舖，也是關到密密地，不過就在近傍，站了一簇兵，他們留着小鬍子，有着紅肩章，自白的刺刀在槍頭，鎗緊握在手，要是有人經過，不是被扭着，就是踢被幾下肛瘡，對許塊過的人都是戰顫地不知犯了什麼，然後從他們噁哩咕嚕的口語和手勢，才多少猜到意思，一個個向他們鞠躬，然後開口叫一聲：

「大人，好，大人！」

以後，這些守兵破顏客客地笑了，顯出興高彩烈的神氣。……

過幾日，就有商會通知說趕快復市，不復市的要被打開舖門將貨物充公，……這些事，人心在起着什麼變化，和尚舍是不很了了的，可是也就是在這一天，四叔居然南風

吹着到，派人來要他到他家內去。

這一親熱，連和尚舍娘也覺得奇怪，怎呢來這一件事？無非有什也……？

到了四叔家，還不等和尚舍開口，四叔第一句話就用鼻孔音來傳達意思的：

「噫——！和尚舍，二年之前，你會帶阿庚到俺這裏來教訓四叔，好好，關上門做皇帝，自尊自大！阿庚也個共同扶提，無非咁東門口個舖間要俺唔做咁？咁也個只有國仇，可無族恨，話意中可唔是咁：做四叔個懷恨你了？……好好，和尚廟前出將門，阿庚去做岳飛吧……」稍爲停停，捋下八字鬚子，「俺這二年來衰死了，落伍了，老無用了，好是是被狗來欺，好好，和尚，當心你個頭。」

向來，和尚舍也不向四叔他們回嘴一句的，而今天，四叔的冷冷熱熱，也頗使他摸不着邊，昏頭昏腦了，縱使因爲二年前阿庚伴嫂嫂穿着全套軍裝回來，曾經到他家裏坐過，說些希望同族的生意不要互相排擠，有難互相幫助，……而當時，日本仔遠遠在北

方……而後來，四叔在汕頭的紗帽掛了，也許埋怨阿庚帶壞了他的吧？而今日，突然要來算起舊賬，這又是怎麼一回事？他仍是以尊敬長者慣了的輕問着：

「四叔，莫非侄子有乜個失錯？……」

「失錯？確緩！」四叔倒是相當激動，然後又冷聲冷氣的責罵着：『看你家這羣土匪頭，屎樣席傢，會嘅押餉？現時是新財主，噯，噯，阿庚可是老財主，嘅了吧？……』

給四叔這一咀，特別是提到心愛的阿庚，——他是在水災以後，曾給和尙舍無比的安慰，特別是回家打開了一個局面，雖然並不升官發財，衣錦榮歸，總算靠了阿庚一張嘴，咀上咀下的口才，使家庭能生存下去，……可是，目下這中間還隔新與老的分別，怎能使他安心會落呢？四叔的這一口氣，來頭可不小，這就……

「四叔有什乜……」

「……我老黃忠親自出馬，商會的秘書不由我來做底人做？我也是心出好意，好好地方踐踏落去乜人理？……」以後又咀着，「好好，和尚庭內去借梳篦，走錯了門！和尚，你許個狗良心勿以爲驢婆辰（體）面！我個你咀，記得！」

踏出了四叔的門第，這一回，他受刺激了，倒不是爲了他罵的刻毒，却是以後新財主對他不知有何不妙的舉動，四叔就這生氣凌人的，……回舖內後，他墜入深淵裏，被塗泥粘住一樣的愁眉鬱結，把頭壳緊緊地吸住了，有點不能自拔了，……而這時，和尚舍娘得知這件事以後，又主張到客頂去，照樣又遭一番反對。

「客頂，客頂是仙都？去就好死呀！儂家有阿媽，怎呢去？間舖雖唔值錢，勿會去？惹年經營個物件……再咀呐，點泥屎錢够惹久用？一家五口，加上阿茶可唔是六七個嘴？飛上天！」

和尚舍一再提着阿庚，說他這些日子總可以爲家庭張羅生計，然而，這一回，也許

被四叔罵出鬼來的關係吧，他咻咻地不滿意着阿庚了：

「勿咀伊，勿咀伊！有官唔去做，東溜西走，親像個人！俺等伊來福廬，我骨頭疼了，好是是著甚乜書，立甚乜說，今日桂林，明日曲江，後日又甚乜湖南，又甚乜江西，老父老母這塊寄有惹錢來！這叫做人，這叫做人！」

「總有一天！」和尙舍娘用微弱的聲音插嘴。

「總有一天來收我個屍！」

這是一個僵局。

新財主帶着不相同的情調，不相同的口音，來侵入着這無力抗禦的城市的時候，照例就有一種最會迎合的假君子出來，這種人，就偽也做「服務桑梓，支持局面」，而也不顧明理人的罵一聲漢奸，終於出台了，——四叔就是其中還生一個人，不過他還不是去當縣政府大人之類，算是在商會當文秘書。

到了被商會議定開市許一日。

街上的店舖，親像是將出門的新娘子，加減帶着一些畏羞恥的面色，你觀望我，我觀望你的，一塊門板一塊門板的掣開，……又好像是新死翁的婦婦，怎呢能一下抹去懷慘張起頭來？從這條街到許一條街，正慢慢地打不開艱苦的臉蘇醒過來，……直到大人的兵搖旗仔從街上走過，惟恐真的貨物充公，尤其是在台灣人，朝鮮人，他們穿着雅到欲死的西裝呀，和服呀，以及幾個在城裏人目中，比較看熟的人物，……以前在老財主的時候做過官，現在又是官運相照的再做官，一起走，口中唸唸有詞的叫着：

『俺着開市呀，大人是幫俺個中國趕番仔，俺汪精衛是國府新主席，要俺大家安居樂業，……』親像廣播機似的，接着又喊：『開市呀，大人愛護良民，良民安心做生意，……』

而且，邊走邊放起爆竹來。

這一幕趣味戲沒有做到東門口這一帶來，可是和尚舍在勉強開了舖時，又馬上就被一種新鮮的印象所照映了：四叔許一間舖，已改爲好像是休息所一類的地方了，而城門的大人的兵，一共有五六人，比前二日多幾個，不過空氣是和緩了，有一羣奴仔圍着他們，鞠着躬，口頭不住叫着「大人，大人，分俺個物食！」哨兵就從袋裏拋出紅紅綠綠的糖紙包，如羣星亂飛，拋到一個城角去，奴仔如一羣爭骨頭的狗一樣，搶得你打我，我打你的鬧個不休……

哈，哈，哈，……大人的兵得意地拍手大笑了。

「奴仔在搶，我要，我去搶！」烏凝弟突如其來的在和和尚舍旁邊要求着，這是使他意料不及的。

「好好，好，……你去分新財主做仔，勿來認你父……」，口氣自然是不肯的，而又咀：「你看老四叔許間舖吶，伊喫日本做父了！」

直到下午，親像空氣不肯平定的，突然接受槍聲的聾鳴，於是大家紛紛的關起舖門：和尚舍明知這，所謂開市不能咄是昇平日子的到來，混亂還在後邊呵，……真的，交通又是斷絕了，許種關起舖門不聞外界訊息，有天無日頭的烏暗世界又再來了，一直到晚間，隔壁的肉舖財主，才乞着舌根在樓上來警告和尚舍：

「監飯伯，你二走仔，叫阿桃吧，要趕緊做親呵！今天北門西門開市，一二聲槍響，咁是有游擊匪藏在人家內，家家插門敲戶，小妮仔唔知被拖走幾百呀。咁唔定……」他細聲起來，「給日本物到……這怎呢……」

五

絕世明亮的太陽啊，將近傍晚東門樓許座有着金色花雕的建築物照得雅絕，將湘子橋頭的銖牛，小小的閣亭也照得雅絕，將放在遠遠沙洲上的鳳凰台，雖然是倒列顛倒，許荒古的景物，又是被照得雅絕！將韓江的春漲已經過去了，留下的一大沙壩又照得雅絕，真個雅絕，活在韓江濱的大夫、婆娘們，原先就是在一個雅絕的世界中生活着的啊！

在以往的這個時候，人們又被這美麗的太陽光曝到會香的，江邊，沙壩上，許屢出力撐船、掠魚、担壓的後生仔，總是以最結實最色水的身體，無遮無掩地脫光衫褲在工作着，而目縱有後生婆娘來了，來挑担、洗衣、洗菜，也親像沒有這件事一樣，對於這一切，也不會感到奇異，縱有嘅，聽到一些在棚在耍的言語，而又是絕世自然，婆娘人只輕輕地咀一聲：

「祭你，絕種仔，遇着日菊物！」

聲音軟軟，而雙方的心內舒舒服服地。

而此在，這衆到欲殆的太陽光，又是照例在這些地帶出現，却是有意以譏笑，以無情，以一種不能挽回的失意，來刺痛着人們，太陽光的亮光變成毒針，使人淪唔落去，比酒還使人刺激。

太陽光就是許生毫無感情，毫無血性的射在江中的沙壩上；沙壩上，一羣完全裸着

身體的日本仔，帶着異邦的笑聲，雪白的手巾，在隆腫的臀部上動着，作伴的是徵去的婆娘人，除去衫褲，……多少人在關心這一件事，多少人在竭着目力，甚至不惜去借望遠鏡來認辨自己的走仔是底一個，是怎呢一件事？多少人在暗暗靜靜不敢在城牆的箭眼洞上看，到了沿江的舖內來觀望的；免不了的，有人來借和尚舍的樓窻門，來覗着遠在沙壩的走仔，是的，有多少家人逼惱在心啊！和尚舍他是看了過來的，但是他不肯和尚舍娘、阿桃、烏凝弟去看一眼，他自言自語的唱唱唸，自生以來無看過，無見過這生的無廉無恥的！而最後，他雙目閉起來，唸着：反了，變了，死字到頭，這世界是真的到了親像和尚舍娘時常唸着劉伯溫的燒餅歌，什乜「黃牛山下有個洞，……有路無人行，有米無人食」的時候了，才會有起殺絕人心，無譜無經的行徑。

『處邊阿嬌，』和尚舍對着來看走仔，在沙壩下落的老媽人咀着：『勿傷心就是，寢就去堵着，着去托人情哪，我叫叔伊在商會，你去求求看。』

「籩飯伯，多謝你爲俺求求啊，做做功德呀！」老嫗人趕快轉移目標求情。

和尚舍無可奈地搖搖頭。

「俺家伊爾入骨，唉，……」

這時，和尚舍又將雙目轉到沙壩上，日光正刺亮，白的毛巾閃着光，真像利刃，當有一個人騎過去的時候……和尚舍「呀」的一聲，閉上目，他淳樸的心胸，第一次親像患了心臟病的卜卜跳起伏着，真久一句話都無胆，累得妻兒以爲是什乜事，問了他，他總是閉上目胆：

「無乜個，無乜個。」

再開落去，他只是用手向樓窗外邊指，家內人依指的地方望去，却是藍天，如一幅素布，沒有什乜異動，不過遠方緩緩地飄來幾朵烏雲，來點綴這哀怨的天。

和尚舍愈來愈唔顛對了，和尚舍娘和他胆的話，總所答非所問，全吓不對邊，無事

開開，就是串日的「唉，唉！」

第二次開市的日子又到了，而且這次的通知來得更嚴條，如果不遵從的，就要親像竹北門外的大槍斃一樣，個個去嘗嘗打靶的滋味。死字壓伏人，底人毋畏？新財主入城無久的一次大屠殺，但是「反抗汪精衛」，「開槍打協皇軍」……總之，有幾千人的屍首掠去餵狗，鮮血去洗刷江濱的泥塗。

米價拚命的起高，多少人無飯食。這時，紅茶的夫家有人來了，不但咀北門沒有什乜事，而且大人可真厚道，每天有真多人在等候軍營的剩飯來施濟，還有日本的沙丁魚，乾菜，食到真好，這些似是似非的咀話，咀得好不動人，結局使紅茶又要背着細仔，攢着布包回去了。

就在這一天。

東門口用沙袋堆起二三個崗位，兩邊的鋪間有的堆着鐵絲架，來往的人，穿得極極

襤褸的到橋頭鄉一帶的山邊割草的，當經過崗位的時候，照例向哨兵鞠躬叫一聲「大人」，可是有的是平平安安過去，有的却要被留難，搜着身，和尚舍的腦海，原就有些不正常了，當聽到人家叫，即使是姿娘人也要照樣的搜身，他有些兒不盡信，可是料不到：

爲了送紅茶過東門，他想靠他這上了年紀的人，而且隣近做生理的，底人又不知道他是安份守己的？所以共着她行，希望免去這一道難關，於是紅茶在前，他在後，在城門口照例鞠躬稱呼後，哨兵要檢查布包，於是解出來分他們搭，可是他們見到了細仔，有一個拿出糖紙包來，撫摸着細仔的頭，偏偏細仔不識好歹，「哇」的一聲哭了出來，而另一個呢，他要搜查紅茶的身體，除猛猛地在紅茶的奶子上一擰以外，還要脫下衫褲，和尚舍看形勢不妙，就像啞仔一般的，拱手勸求免掉，並手指着自己的鋪間就在下邊，料不到這時有一枝籐條在他荷彎的背上抽了一下，他往後顛仆着，倒在地上了，但由於這自生以來未受過的熱痛，在痛到目汁四垂落，這時，他見到別一個人在釋笑，把籐

條望起來，個嘴歪到一邊，使和尚舍聽到這撮話：

「和尚兄，這何苦來，人家大人是好意呀，走入臨簷下，怎呢好唔低頭呀？……」

這是什乜話！和尚舍淪着這個艱苦，淪着這個好意，幾幾乎將雙目兒拋出去了，對着許個原來是族人，許個爲四叔開鋪的絕種仔。

在人臨簷下，這是無話可咀、無理可辯的。……

可是，他已親眼看到個已的走仔，也全身光着，……紅茶低着頭，臉孔已成一張青紙了，正在被風吹得堵不住，雙腳沒法支持落下了。

眞多人，從絕世熟的人看到這個形神，未見有一個人在嘲笑，而偏偏許個族人，許個絕種仔，有着張樣張像的臉，而且彷彿讓和尚舍這一房的人，多受些辱，最痛快不過紅茶的細仔的哭聲來得很厲害，就是他的安慰一樣，這也是和尚舍這一輩子未有過的，未有過的，……

和尚含想：日本仔豈非是他的祖宗？……

和尚含又想：又是糖紙包，又是婆娘人……

和尚含從此病了。

六

和尚舍並不是真的患病，不過，在和和尚娘看來是「病」，爲了他的「病」，她受更多的磨折、欺負、冤屈，……

東門口比前時鬧熱些，來往的人也把委屈當成慣習了，但每當和尚舍娘對許塊過時，總要聽見一些冷冷如冰凍着的聲音：

奇唔奇，
和尚有咗，
尼姑抱仔，
走去溪墘，
一簇走仔，
大個分人撇，
二個變成落糲糲。

罵和尚舍一家人的歌，和尚舍娘心內雪雪白，她不睬這些，張望一下都不必，她的

脚底、手底，正在爲着一樁更重要的事猛猛弄好：關顧自家的生活，唔是這一家只有活活的餓死。

原來和尙舍做事總要癩三倒四以後，生理非惟不能賺錢，反有時要貼本，而且一遇無所事事的時候，也會一改舊態，卽不食酒也會哼曲子的，有一次，竟在鋪前引着烏潑弟唱歌，許個歌是阿庚來時教的，雖然唱得不準，可是這些調兒：

我們是老百姓呀呀，

我們是游擊隊呀呀！

可將和尚舍娘氣到啞啞出話來，從此以後，和尚舍娘惟恐他鬧出事來，生理收盤了，寧可讓他在舖內管家，自己只好到外面求生，做着舊衣的買賣生理，維持一個家計。

和尚舍娘有本事出來走動，但來水往低處流，樹會向天高，經驗在教熟人：有一次她也綴人家到橋頭鄉山頂去割草，料不到一陣槍聲，聽說老財主的軍隊打來了，就在返來的路上，和其他的處邊一起分大人的兵押了起來，牽在一個有求必應的土地宮裏，度了昏天黑地的夜昏，才驗良民證放了出來，回來以後，一家加減都嗚嗚哭了，和尚舍也問着：

『分伊躑躅抑無？躑躅抑無？』

割草既不能度生，幾乎和死做一邊走，和尚舍娘從此砍斷手指頭也不願意去做這些無划算的事，……但一家怎呢過活呀？她只有將家中一些物品拿出來賣，誰不知東家托一件，西家寄一件，也偶爾有成功的，從中賺了些錢……於是熟人越來越多，可緩緩地

造成她一條可以生活下來的道路。

這生一來，和尚舍娘鵲守在家裏，無形之中，造成老婆飼翁了，有人說她受苦真不該，她點點頭，有人在買賣物品的時候，也似乎是帶好意的問着：

「藍飯姆，阿庚舍在外江做官罷？寄錢來你老人家裨補抑無？」

「勿坦，勿坦，許個絕種仔，無家教個，勿提伊呀。」

其實，和尚舍娘的心內正愛着阿庚，餉得阿庚有成就呀！到了有許一天，她會做起老太太，抱着孫仔呢！……不過盡管和和尚舍娘如何會，如何爲家計賣命，無如揭實不能生活，……這是這城市的共同命運，連和尚舍也要唸着「有米無人食」的日子到來了，劫數來了，總有一天，做好的反遭天崩地陷之死，除親像四叔，親像東門口族裏許一個狗種，……許族人家之外，以前最有錢的，現在都是吃二頓鹽，礮仔人不用坦，西門、南門這一個門，每天只有棺材扛出去，不見活人担米進來，和尚舍家內，前些時是食番竊

，後來番葛比米還貴，就改吃青菜，一天只用一餐稀粥來堵肚，因為也聽咀，「人唔食米，死字近目境」的緣故，可惜仍不能救回這要做要塌的架子，和尚舍的手足腫起來，心臟的悸動來得急些，最嚴重的莫如阿媽，——這年近七十的老人家，她飽受着丈夫慘死以後，這無數年「生生死死」的食人的年代。現在一走動時就顛三倒四地，企都企不穩，而臉孔黃冽冽地，有如正撈起來的水屍，雙目發藍，水溜溜神志恍惚不定，由於週身的酸痛，發着呻吟，親像這是斷魂人企起的地方，……

和尚舍娘在最疲乏，而最難以再像一頭老驢拖磨，在輓下遭受這些近乎死亡的災難的時候，再提出離開這裏的乞求時，和尚舍已經變成毫無道理的唏噓叫：

「走，走！我近棺材邊了，存抑走！你簇人要走等我落棺材走吧！我老孃在身邊，怎呢走？這一間舖，分底人看？走！我餓死也唔走！」

「唏噓叫做乜事？好好咀好了，我咀走，還是為全家人，唔走全家人等餓死吧！……」

……『停停，『你也唔知在外邊個艱苦，四叔許一簇人……』』

『呵呵，你現此在才知賺錢難！我養你半生人，你可嫌我老啲，病啲，你好富媚啲！……』他急着呼吸：『咁到受四叔個氣，我十歲死父就受起，現年五十啲，你算算看，你受唔到幾年就喊叫喊救，叫甚乜鬼！……咁伊來害俺啲，一則在日本仔時就害了，也等唔到現在，二則伊前輩，是族內人，……兼是親生骨肉……』』

和尚舍娘哭泣了，用手管拭着目汁，拭着她的淒涼，累得阿桃喊着：

『阿媽，阿媽，你勿哭好唔好？好唔好？』

『親生骨肉，嗯，親生骨肉，……』和尚舍娘用着低到微微的音調唸着。

『你噉噉，唸乜個？要咁咁玲瓏！』

和尚舍娘被他這一堵，終於哭了出來。

阿桃也是以哭聲伴奏着。

這間舖內，現在只騰下些又破又舊的花籃，分蜘蛛來結網，分塵埃來英落去，——窗樓門是關到密密地，這個門不好開！一開了，往往和尚舍看了外邊景色，就會咀起更多的話，許簇唔三唔四難以收拾下場的話，所以只有木板的縫，透過了一二線的光，來解救這漆裏的過間。……

有這麼一天，烏凝弟是跟着真衆的奴仔到城裏去奪馬屎，許簇又臭又太洩的馬屎，奪來後，也並不是做肥田料，而是掣到江邊，利用江水將臭還雜沖清潔，留下無數的粟粒，這些蒙馬的肚腹不能消化了的粟粒，在受難的人看來，是多麼寶貴的黃金呵，……而後去了硬壳，而後放到鍋裏去，而後成為稀糜流進人們的肚內，維持着一個人未死的生命力，烏凝弟是從江邊回來了，他那瘦長的臉，日日如是，於是又多染上一層烏黑的色澤，顯得格外的烏黃黃唔親像人形的，……但是，他已帶了一「生命力」回來。

對於能作如是發明的人是多麼值得佩服的呵，大人的馬既多，人們也就有活着的享

受了。

這時的阿桃正是在暗間，將舊衫褲補補縫縫的，準備作爲一種貨色，從和尚舍娘的手傳遞了出去，於是惟有和尚舍在聽着他的母親的呻吟：

『我要食藥，給我這最後的一口呵！……』

其實，阿媽無病，吃了真衆草藥不見效，臉孔浮浮腫起來的，這與和尚舍的足腫何曾不是一樣？飢餓不是病，又好像是病，久了就能病成死症。

『我要食藥，分我這最後的一口呵！個我儂……』

這不斷的叫聲，迫得和尚舍只好一撈一擺企起來，叫烏凝弟把粟粒用菜刀壓碎了，淘去了壳，下到鍋裏去，但是阿媽又另一聲的叫喊：

『和尚，和尚，阿嫂返來未？叫伊來呵，我叫伊返來呵！』

和尚舍在樓下隱隱地應着：

「伊就要返來了，伊——就要返來了。」

夜。

和尚舍娘返來以後，急急地到阿媽面前，於是阿媽在豆油燈下，展開一個面目，有如死鬼的發笑，……而在這時候，和尚舍娘發覺她的浮腫已消退了真多，還測起了好些時來未見過的光彩，就在光彩之下，又多一個淒涼的微笑，然後如獲得希望地將目望着她，軟聲軟語的坦：

『我要去了，我要去了，你着好啊，和尚甲你，好好地去綴阿庚罷，我看唔見阿庚了，你二人到阿庚許塊去享福，你簇人好呵！……』

『阿媽，心定定，勿散想，勿散想呵！』和尚舍娘安慰着。

『叫烏凝細弟來！』阿媽又招呼着。

烏凝弟，阿桃，和尚舍都一起圍在她側邊了。阿媽摸了摸烏凝弟的頭，然後又對着

和尙舍哩：

『我去了，你孺人少連累了，你孺人到阿庚許塊去呵，你孺人去，去，……』

其實，阿媽的一切還不到死的程度，呼吸還大體上很自如，心臟，手掌還燒燒的，所以和尙舍只當他的母親這一席話是神志昏迷的話呵，所以當再掣稀糜分她的時候，她依然有如常人們的顫動着，精神很是鎮定，享受了這美滿的一碗糜。

第二日的眠起早，和尙舍娘醒轉過來時，阿媽的確是不聲不響的「去」了。

七

曾經爲洪兆麟時代所拚命弓心激事經營的西湖，向來人們是有興頭去踴躍的，此在，雖就擺在近近，始終引不起一點愛好，而且看着就無滿了，而到西湖的河溝壕馬路，又顯得真是荒涼，這城裏惟一的一家電燈廠，惟一的烟囪，除留下一些煤渣在地面外，早就
不冒烏烟的，不見機器的轉動，至於許條親像移動搖籃一般的潮汕鐵路，車廂固然不見了

，路軌也一條沒有見到，只有瓦片、沙母……已改成着一條公路，奔到蒲期蘆山邊去。

一直到七娘宮，和尚舍可以照，是盡到最後的努力，他不去看高大的棕樹，也不聞在叢亂的樹林中，合歡樹存抑在散佈着的黨人鼻孔的香味，他祇是埋怨着自己的腿怎麼跑不動了？連他母親最後一次的入墳，也沒有趕到下塚處訣別，做一個爲人仔的，最後一次親自含悲吞淚的送下穴都不可能，唉，他嘆氣，也真個跑不動了，才告訴同來的豬肉舖財主代爲照顧着靈柩去吧。

心內逼逼惻惻返來，和尚舍愈想愈悽涼，這也許是因爲樓頂去了一個人，加減表現出一些空虛，再則呢，他似乎敵不過責任心，此在變成他的抱負了，他只好喊烏凝弟來教訓一頓：

『你阿公個風水未會修，你阿媽死無好葬在一堆，風水唔發達，俺怎呢勿做浮房呵！』

然而，烏凝弟怎呢曉得他所坦的這一些道理。

街上有着聲音，是在咀着話，原來和尚舍娘買了銀紙回來，遇到鋪邊，上半聽不清楚什麼，但後半却是在咀：

「呵，早過身早好，免再受苦，好過中三元票呵！」

和尚舍並沒有想到這句話的好處，他却往壞處想，而且啼噓着，寂寂靜地在肚內咀着：而今個人，心術全變莫呵，一點憐惜都無……

在原先，心想以爲少了一個人，生活就可以維持的，却不料，一樣不容易過日子，才知道這全有着別一個原因在：南洋一帶的錢不能匯寄進來，洋米不能夠入口，這裏一帶的地方，又是青稞、甘蔗產生的地區，況且田園荒蕪了，災難迫使做田人不得不逃避了，……還有着大人搜集糧食，飼料，……這些道理對於和尚舍娘可以咀完全空白，她倒是多少埋怨和尚舍不能定神，果真是老實無頂用麼？像四叔許種的呔法。……

城裏的人對於發生的事情，是不易忘記的，很易不記得，和尚舍是不斷從隔壁的豬肉舖財主，從附近的舖邊聽到的……

真衆人的家產被抄了，親像青天白日路的胡處，連梳粧台、眠床……都被牽來燒火了，中山路的程處，用來做馬廐……

而又真衆人發橫財了，什也東鳳鄉的陳獻猶舍，怎呢出面了，去做新財主的事，做了縣長，洪潤波做了警察長了，金手指牌精閃呵，什也近邊金聚巷阿豬嫂，去做婦女會的什也長，天天吃魚吃肉呢！……

是的，真衆人祭門了，從馬風跌落糞缸，變成水鬼墮域墜，是達官貴人；也不知多少人挨飢受寒，做着陰間的死鬼，有着冤無處訴，行到奈何橋，腳搖手也搖。

最難耐的是：

「籩飯伯，去求新財主誤爲一件事來做，勿分別人咀你是肖和尚啊！……」肉舖財主

這生旦：『你看東門你個族人，此在潤死了！又是什乜員，又是加入台灣人個組合……』

是的，肖和尚，四十年來如一日，可是要一學許個族人的樣，和尚舍心內才不甘！

這些都是連同四叔來害人的呢！

漸漸地，和尚舍娘所做的生理，也不能持久了，再沒有很多人，能够在舊衣舊物上揭算盤的，而當每一厄劫到了愈來愈緊愈狹小，而且無法找到飯食的時候，和尚舍娘仍是主意着到客頂去，但和尚舍還是以無限的恩情來留戀着這些死地……

「俺怎呢去呀？父母個風水，俺還未做好呵，這間舖……就是阿庚也無信息，俺怎呢到客猴個地方……」

和尚舍娘硬淪着。

於是熬着饑餓，和尚舍竟至因沒有飯食而手也僵硬了，雙腳沉重到不能顫動，頭腦也如無頭個蒼蠅，有時全身就會跌落去，眼前總算飛着一堆堆的黑影，竄動着。

這是病。

和尚舍娘請過醫生，醫生搖搖頭！

『不用開刀，食藥也無用……』

『先生，抑是無望啲？』

『唔是，』醫生答着，『有飯食就有望。』

這對和尚舍如何能够？事實上就等於待死。

愁苦砌成的串日，和尚舍就在愁苦的串日，始終跑不出來，他要做好人，但久久裏不起好人，落得總是在莫人中被擠浮來漂去。

四叔又有一日叫和尚舍到他的府上去。

四叔跟着新財主以後，好似也無發跡，不過門面總維持得還可以，當和尚舍踏進門的時候，正剛好聽着他發脾氣罵人，對着內裏的人響：

『……我看你簇豬狗男女，食到嘴油油，連我骨頭都被你食落去，飼三頭白虎吵呀鬧的，將來我做漢奸殺頭，你簇人一個個掠去戮肉醬！……』

當則叔看見和尚舍來了，依老規矩，也不說聲坐，就連珠炮似的放下去：

『好好，你來得正好！』算是較為笑面一下，『和尚，你怎呢分尼姑到處四散跑？無非真個分伊做騷婆？過往我可唔咁了，阿庚我也唔記掛伊！噫，我看你慘一生人，咁來也可憐，現時叔叔的來牽起你吧！許個在分司後巷開東洋行個台灣人，可要娶一門親，阿桃未許人，我看嫁給伊這個人，做外公外媽可發福啫！……』

和尚舍低頭一想，正不知有幾多人沒有飯食，有的帶着女兒到客館嫁了，也有的就嫁給台灣人，也可算是飽食暖衣了。

『你個主意乜些樣？我做叔叔個總看在你父面份上，』歇一下，『和尚，和尚，你想什乜個？你想唔畀好命來，我做秀才個比唔過你做鑊飯？……好好，你返去，候我向

台灣人招呼一下。」

和尚舍要想否認，但一二句話，可是又止住了，只是咽到：

「四叔，你……我……伊……」

有如唾子吃黃蓮一樣表達不出苦意來。

回家以後，和尚舍是淪着氣憤，而後對和尚舍娘咽着：

「這成也個局！阿庚是老財主，阿桃嫁新財主，怎呢配會來？要文要武，總有個邊，阿桃嫁台灣人，將來台灣人背伊過海去？嚟想！」

和尚舍娘就回着：

「你同伊咽勿好了」。

「勿？惹易咽！」和尚舍咽着：「伊是前輩人，伊就無等我咽好抑莫！」

「你唔好咽，阿桃已做親在鄉下了？」

和尚舍被這一句話一塞，彷彿塞得有氣必得找出口一樣，目光落到阿桃許塊，囉哆起來：

『都是婆娘仔人，害死人，食掉米，還要驚風驚水受氣！……』

『是乜事？肖啦！你罵阿桃做乜事？』

於是和尚舍呼吸促促起來，他無法自解了，他，他怎呢過日？對着四叔，對着阿桃，又對着心內不舒服的事，人家嫁台灣人，他可不樂，何不嫁做田人？一年四季安安穩穩……而那些台灣人，他們那裏是人來出世呵，他們合着日本仔在這城裏做了些什乜事？真多的人死去，真多婆娘被姦淫，紅茶是怎呢的，他自己又是被打一皮鞭，要是沒有這些人，他的母親何用致死？他自己又何用致病？……

烏癡弟，這需要發育的奴仔，絲毫沒有食好物件，肌肉消瘦得像一頭禿毛狗，腰脊骨企企分明地露了出來。

八

紅茶閃進舖間內，見了和尚舍娘，就仔仔細細地跑上前輕聲細語地咀着：

「阿庚弟來信吶，還有錢，托人在梅縣等俺，還咀着，再唔出來，以後無機會，也無人理嘅！」

「真實個？」

和尚舍娘急問着，而且使和尚舍無以措置了，這幾十年來的命仔將要更易了。他如果不走，和尚舍娘會擇下他的吧？她是曾一度自生以後都沒有過的咁過：

『好，好，你抱着老骷頭，唔知慘，你唔走，俺走，我母仔走！……只要阿庚有信息。』

和尚舍記在心底，此在，他沒有更可以留連的根據了，何況身體有着病！就要走嗎？這幾十年的老地方？這人家說統天下第一個好的老地方呀！……

『全家人兼走？』和尚舍還有些猶豫，他還記着：『阿桃，四叔要她嫁分台灣人，……怎好勿理？』

『我兼去呢，』紅茶坦，『阿桃唔是一樣？』

和尚舍娘急得嚷了出來：

『你害紅茶一生人，還要害阿桃？你肖吶，肖吶……』

空氣是眞像死了人，有如對於他們有了什乜重壓一樣，但是，又有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，有人在敲舖門，可真驚嚇死人，莫非要走的消息走漏了？底人呀？但打開門一看，是，四叔的走狗，最喜歡在東門口咀閒話的許一個族人，這可把和尚舍弄得心煩意亂了，準是來追究什乜吧？他們有靈敏的嗅覺，會跟着紅茶來的，然而，却沒有什麼要危害他們的舉動，只見那族人沒有平時的耍笑，和順地開了口：

「和尚兄，四叔暴病過去啦！俺族人要行磨來，理這喪事……」許久，又咀：「阿桃的親事啊，四叔要斷氣咀還要俺理呢，勿開罪人家，如能成事，才恭喜呢！」

嘻嘻，嘻嘻……一陣變成怪音的笑聲跟着族人，但此外什乜引不起什乜談資，也就走了。

族人走後，儘管這鋪間是這生不適合歡樂的，沒有這條件，和尚舍娘還是作出世以來，第一次笑了，親像一朵得不到養份的花蕾，終得到些兒朝露而開瓣子了，和尚舍娘

是以無聲的笑來蠢了一下她的心情，正像她平時的哭一樣，總是不願意給人家察覺出來，然後，她對和尚舍坦了一句硬硬的話：

『一定要走吶！』

『唔，唔。』和尚舍應着。

『呸呀，走！你唔走俺也走了，我拭早就呸過。』

和尚舍墜入一個細想里，他的思索有時爽爽直直，有時他承認自己的頭腦死死地，永遠不能很快地打發一切的想頭，有如蠶繭的絲在縛住蛹一樣，他的生活就是如此，他也要變成一隻飛蛾猛將繭咬破，……然而，這季節，他本身的氣力，是久遠過難到臨一般的呢。

他望着這親像是黑牢的鋪間，這曾經來攫着他的命仔，已至於今天這麼一種程度的鋪間，……而後，他想起他是個孤子，一個在四叔的罵聲中大起來的侄子，此在要怎呢

物？茫茫地使他痛苦，捨不得這，掙不得許，尤其是他，他，他怕負咎，特別是在一個人的死後，但必定有鬼魂，他得尊重前輩，雖然四叔不給他扶提，這不是四叔的罪過，而是他的父親的陰德不夠，使他有一世人的苦難，他不能如和尚舍娘許生的仇愛分明，他仍有着感情的，人死了，舊的賬是不提了，他感到同族人弄到此在這個地步，都是後輩不幸，子孫不肖……

『唉，』他滔了一口氣，而且咀，『我該去拜拜四叔，人家總是前輩……』

『你？』和尚舍娘叫着：『肖哦？你拜伊怎呢？你……』

『我肖，我肖，……』和尚舍終於帶着氣塞的語調哀泣着唸：『我肖，我受够了，我拜四叔去……』

和尚舍娘看見他是有點失常，肖神肖竅了，怎呢去向害人的人磕頭？……四叔這個，從她過門就一直被侮辱，婚禮不承認，還咀她是尼姑，呵，尼姑，今日還能活着，

雖不出息，但是膝下有兒有女，有着這一房的香火，……這不是欺侮所能抑制的天然道理呵。

和尚舍真的串門直出了，紅茶拉不住他，阿桃的呼喊只有增加他一聲罵：

『哭父哭母，哭欲死吶！』……

但是和尚舍娘，斬釘截鐵地，拚出去擋着，「你去，你勿返來！」她堅決地咀，親像要決絕，在這形神下，和尚舍才順着她的意了。

沙塵英過了臉，長長的堤，展開在前面，那重重的腳步，在不能再企起落去的土地上邁過，土地是結結硬的，而走路的人，心內好似也是結結硬的，就抱着這無比的結結硬，迎着許簇沒法阻擋的空間前進。

到翠綠綠的竹叢，高高的長在山傍邊。

韓江的水流呀，在沙灘迂迴着，又滙到下邊去了，船仔四四散散地，親像是無精打

睬的，沒有力，在找尋着冷靜去了。

此在，橋頭鄉過去了，東津鄉來了，前頭就是意溪鄉，……可是側着臉看見對江呀，在北門的金山頂，許個曾經被八二風災所摧殘的藏書樓，許個爲明代江山殉難的馬公墳，仍然被擁在無動的榕樹叢中，許個北堤，這被稱護衛着九縣生靈的金堤，分一座飛鵝嶺緊抱着了，還綴上高高的樹，正以嫣紅的色澤開放着花，彷彿是一朶一朶的絡繹呢。

而且，就在飛鵝嶺下，阿公的墳墓，宗族的祖塚，曾經在明末的時候顯赫過一時的，可從此躺著，荒涼着無人理吧？；此在，和尚舍總是用他的花眼，竭力的望，如在探索什也物件一樣，雖然他不曉得咄一聲：後會有期，再會吧，故城！但是他實在有點行不開的戀情，也惟恐以後死在外江，豈不定同他的父親一樣，連骨頭無人收，屍首餬山狗……

當和尚舍顫顫地望着故城最後一眼的時候，他已忘記自己的疾病，雖然他的腿腫得更厲害，他的手不能自如的動顫，但是到了「有路無人行」的時候，他要掙扎，只好跟

着妻兒找求他命仔的新歸宿地：會有一個無氣可受的時日到來吧！……

烏凝弟嚷着要抱，紅茶的奴仔嚷着要背，只有忙壞着紅茶，她有時來背這一人，有時又幫着那一個人，她是以長年的艱苦，來迎接着新的生活的艱苦，可是同情她的只有她的母親一個人，她是不曉得哭訴，也不曉得排除一切外來的安排。

和尚舍娘，她親像苗人揹壓着物品的，將用品歇在背後。……

這麼一個隊伍，就從鄉土流亡出來，他們不知道客頂在天南地北，世界中國，究竟有多老大，他們知道得簡單，彷彿在廣東省只有這麼一條路，一直到客頂去，許塊有阿庚，有嫂嫂，在爲他們擺手，阿庚的好朋友以好心腸來等候他們的到來，帶他們到阿庚許塊去呵！

就在快到意溪鄉時，這一羣男女老小的隊伍統統被獨九旅掠去了，因爲從他們的身上搜出良民證，但是又沒有通行到內地的證明書。

他們被帶到一個祠堂，那有名的陸竹溪隱士的舊跡就在前面。望着許個青山，聞着稻子香的空氣，和尚舍並不痛苦，也不淒慘，他對着看守他們的士兵，現在倒有些不規避，不十分驚，因為至少這些兵無陽面正勢地缺德過，或抽打過人。

他們死在祠堂的塗下上，終於有一個在和尙舍眼中看起來是官長模樣的人，還共着一個女的，也穿着軍裝，好似嫂嫂二年前回家時有點相似呢，……只可惜她不是嫂嫂，……當官長來了，和尚舍也就勉力的企起來，就聽見：

「你們到意溪來做什麼？敵人給你們錢，當漢奸來打消息吧？」
和尚舍聽不懂，因為官長說的是外江話，後來女的始用聽起來順耳多多的潮州話回答着：

「問你簇人來意溪做乜事？日本仔分你簇人錢，來做奸細抑是？」
這可使和尚舍急壞了，急了好久的舌頭才咀：

『我四叔當漢奸，伊死喇，伊總是拿阿庚來咀俺……』

女的有點莫其名所以起來，因所答非所問，然而她再問官長，嘍哩咕嚕地轉述了以後，官長點點頭，就憑憑女的來問話了。

『你四叔叫你做乜事抑無？』

『伊要我阿桃』，爲指坐在塗下舖的阿桃，『去嫁台灣人，伊唔肯，伊硬要……』

『呵，嫁台灣人唔好？』

『唉，配唔來，配唔來，』和尚舍搖着手，『我阿庚是在老財主這邊，將來阿庚勿氣死？怎呢見阿庚？唔落局，唔落局，新財主呵，……日本仔何曾是人，伊掠婆娘仔人去——』

和尚舍不好意思咁落去了，這是缺德的事呵，只聽見女的又問着：

『阿庚是底人？你簇人去許塊做乜事？』



「阿庚？我個大返仔……」可是咁到這境，他看到祠堂有着衛兵，他一家人是被扣留着的，他突然被一種是興奮呢，還是刺激，喊了起來，『呵呵，求求你族人，』他又記起阿庚回來時，遇着士兵總是叫同志，於是他被這適當的稱呼所薰醉，叫着：『同志，你們捕得對，捕得好，我過來了，個我出錢拍塊電報到贛州吧，我大返子做許塊秘書呀……呵呵……』

當女同志再轉述官長聽的時候，一連串的笑聲，透響起來，震着祠堂的牆壁。

到暗夜，在食飽了飯以後，在和尙舍這些日子來，就沒有被飯香來經過嘴的，現在有這麼一遭，他舒服得像以前食醉了酒一樣痛快，在和尙舍簡單的頭腦中，而且還有一堆真的老毛，不其然的犯着發作了，叫着，唱着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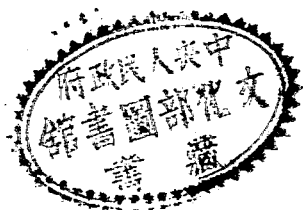
黃金龍，

命中……不幸……

紅茶，阿桃在這一個時候，自然不能親像以前一樣的端甜茶來給他食，他此在不是食醇酒，然而在這半路上，許簇舊時的生活，特別是早年的生活，勾起無限的情緒啊，天井的鎮中有着睜眼的星，除了看守的足步聲外，四野里鳴虫的啾啾唧唧地叫着，在絕世靜寂中叫着。

和尚舍娘，她暗靜靜地從包布中，用紅紙包着的香灰，掣着一直到了祠堂天井的高脚石板上放着，然後她走到石臨簷上跪落去，隨着頭，然後用手合十，閉着眼睛，嘴上一喃喃的祝禱着：

『祖宗保佑啊，阿公阿媽保佑啊，俺家出來了，神明來隨我個身，阿庚伊阿父個病快快好啊！』接着，『佛祖保佑啊，阿庚伊阿父是佛祖個弟子，保佑弟子的身體好啊



和尚舍娘呵了一個響頭以後，又合十地的驗着：

『保佑國家平安呵，過來，定答酬一斤香油的呵！』

阿庚的這一方，有着多麼豐沛的吸人力呀！連又老又硬癩癩的和尙舍，也都被吸引過來了，他雖不能貢獻出像螞蟥般大的力量，但他至少已經不是順民了。

一九四四年六月十日於重慶
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改於香港

潮州文藝叢書

和 尙 舍
薛 汕

出版者

香港潮州圖書公司

發行人

洪 桃 木

總經理

南 國 書 店

分經售

潮 州 書 店

承印者

香港印刷工業合作社

新加坡大坡新巴殺奉教街六六號
香港銅鑼灣威非路道三十二號

有版權・究翻印

一九四九年一月初版

0001-1000

82

出版者：香港潮州圖書公司（香港皇后大道西三十八號二樓）
承印者：香港印刷工業合作社（香港銅鑼灣威非路道卅二號）

2

32

3C

46.57

4